

書名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三十三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28  
 編號 D8621700

# 卷三十三

第一卷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2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薦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警世通言

卷一

一

跨秦樓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於盲人以  
德恩變為仇萬種恩情化為流水深可惜也有詩嘆  
云

不會風流莫妄談

若將情字能參透

單單情字費人參

與作風流也不虧

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世事紛紛難訴陳

知機端不誤終身

若論破國亡家者

盡是貪花戀色人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這浙江路寧海軍卽  
今杭州是也在城隍安橋北管觀音庵相近有一個  
商人姓喬名俊字彥傑祖貫錢塘人自幼年喪父母  
長而魁偉雄壯好色貪淫娶妻高氏各年四十歲夫  
妻不生得男子止生一女年一十八歲小字玉秀至  
親三口兒止有一僕人喚作養兒這喬俊看來有二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賣了販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門首交賽兒開張酒店僱一個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掌管日逐出進錢鈔一應事務不在話下明道二年春間喬俊在東京賣絲已了買了胡桃棗子等貨船到南京上新河泊正要行船因風阻了一住三日風大開船不得忽見隣船上有一美婦生得肌膚似雪髻挽烏雲喬俊一見心甚愛之乃訪問稍工道你船中是甚麼客人緣何有宅眷在內稍工答道是建康府周巡檢病故今家小扶靈柩回山東去這年小的婦人乃是巡檢的小娘子官人問他俊甚喬俊道稍工你與我問巡檢夫人若肯將此妾與人我情愿多與他些財禮討此婦爲妾說得這事成了我把五兩銀子謝你稍工遂乃下船艙裏去說這親事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這喬俊娶這個婦人爲妾直使得

一家人口因他喪

萬貫家資指日休

當下稍工下船艙問老夫人道小人告夫人跟前這一個小娘子肯嫁與人麼老夫人道你有甚好頭腦說他若有人要娶他就應承罷只要一千貫文財禮稍

了便說、辭船上有一販菓子客人、要娶一個二娘子、特命小人來與夫人說知、夫人便應承了、稍工回復、喬俊說、夫人肯與你了、要一千貫文財禮哩、喬俊聽說大喜、即便開箱、取出一千貫文、便教稍工送過夫人船上、去、夫人接了、說與稍工、教請喬俊、過船來相見、喬俊換了衣服、逕過船來、拜見夫人、夫人問明白了、鄉貫姓氏、就叫侍妾近前、分付道、相公已死、家中兒子利害、我今做主、將你嫁與這個官人爲妾、即今便過喬官人船上去、寧海郡大馬頭去處、快活過了、生世、你可小心伏侍、不可托大、這婦人與喬俊拜辭

了、老夫人夫人與他一個衣箱物件之類、却送過船去、喬俊取五兩銀子、謝了稍工、心中十分歡喜、乃問婦人、你的名字叫做甚、婦人乃言、我叫作春香、年二十五歲、當晚就舟中、春香同舖而睡、次日天晴、風息浪平、大小船隻一齊都開、喬俊也行了五六日、早到北新關、歇船上、听叫一乘轎子、擡了春香、自隨着、逕入武林門裏、來到自家門首、下了轎、打發轎子去了、喬俊引春香入家中來、自先走入裏面去、與高氏相見、說知此事、出來引春香入去、參見高氏、見了春香、焦躁起來、說、夫你既娶來了、我難以推故、你

只依我兩件事我便容你喬俊道你且說那兩件事  
高氏啟口說出直教喬俊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正是  
婦人之語不宜聽

勿信妻言行太遲

世間男子幾多人

當下高氏說與丈夫你今已娶來家我說也自在然  
了只是要你與他別住不許放在家裏喬俊聽得說  
這個容易我自賃房屋一間與他另住高氏又說自  
從今日為始我再不與你做一處家中錢本什物首  
飾衣服我自與女兒兩個受用不許你來討一應官  
司門戶等事你自教奴婢支持莫再來纏我你依得

麼喬俊沉吟了半晌心裏道欲待不依又難過日子  
罷罷乃言都依你高氏不語次日早起來搬貨物行  
李回家就央人賃房一間在銅錢局前今對貢院是  
也揀個吉日喬俊帶了周氏點家火一應什物完備  
搬將過去住了三朝兩日歸家走一次光陰似箭日  
月如梭不覺半年有餘喬俊刮取人頭帳目及私房  
銀兩還勾做本錢收絲已完打點家中柴米之類分  
付周氏你可耐靜我出去多只兩月便回如有急事  
可回去大娘家裏說知道罷逕到家裏說與高氏我  
明日起身去後多一兩月便回倘有事故你可照管

周氏看夫妻之面，女兒道：「爹爹早回，別了妻女，又來新住處，打點明早起程。此時是九月間，出門搭船，登途去了。一去兩個月，周氏在家終日倚門而望，不見丈夫回來，看看又一定冬景至了。其年大冷，忽一日晚，彤雲密布，紛紛揚揚，下一天大雪。高氏在家思忖丈夫一去，因何至冬時節，只管不回。這周氏寒冷，賽兒又病重，起身不得，乃叫洪三將些柴炭火錢物，送與周氏。周氏見雪下得大，閉門在家哭。洪三聽得敲門，只道是丈夫回來，慌忙開門，見了洪大工，挑了東西進門。周氏乃問大工：「大娘大姐一向好麼？」大工答道：

「大娘見大客人不回，記掛你無盤纏，教我送柴米錢鈔與你用。」周氏見說，回言：「大工你回家去，多多拜上大娘大姐，大工別了自回家去。次日午牌時分，周氏門首又有人敲門。周氏道：『這等大雪，又是何人敲門？』只因這人來有分教：周氏再不能與喬俊團圓，正是

閉門屋裏坐

禍從天上來

當日雪下得越大。周氏在房中向火，忽聽得有人敲門，起身開門看時，見一人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衣服，便問周氏道：「嫂子，喬俊在家麼？」周氏答道：「自從九月出門，還未回哩。」那人說：「我是他里長，今來羞喬俊去。」

海寧、浙江塘、做夫十日、歇二十日、又做十日、他既不  
在家、我替你尋個人、你出錢、催他去做工、周氏答  
道、既如此、只憑你教人替了、我自還你工錢、里長相  
別出門、次日、飯後、領一個後生、年約二十歲、與周氏  
相見、里長說、與周氏、此人是上海縣人、姓董、名小二、  
自幼他父母俱喪、如今專靠與人家用工、過日、每年  
只要你三五百貫錢、冬夏做些衣服、與他穿、我看你  
家裏又無人、可催他在家走動也好、周氏見說、心中  
歡喜道、委實我家無人走動、看這人想也是個良善  
本分的工錢、便依你罷了、當下遂謝了里長、留在家

至次日、里長來叫去海寧做夫、周氏取些錢鈔、  
小二跟着里長去了、十日回來、這小二在家裏、小心  
謹慎、燒香掃地、件件當心、且說喬俊在東京賣絲、與  
一個上廳行首沈瑞蓮來往、倒身在他家使錢、因此  
留戀在彼、全不管家中妻妾、只戀花門柳戶、逍遙快  
樂、那知家裏、賽兒病了、兩個餘月、死了、高氏叫洪三  
買具棺木、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高氏立性貞潔、自  
在門前賣酒、無有半點狂心、不想周氏自從安了董  
小二在家、到有心看上他、有時做夫回來、熱羹熱飯、  
搬與他喫、小二見他家無人、勤謹做活、周氏時常眉

來眼去的勾引他這小二也有心只是不敢上前一  
日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周氏叫小二去買些酒果  
魚肉之類過年到晚周氏叫小二關了大門去竈上  
盪一注子酒切些肉做一盤安排火盆點上了燈就  
擺在房內床面前卓兒上小二在灶前燒火周氏輕  
輕的叫道小二你來房裏來將些東西去喚小二干  
不合萬不合走入房內有分教小二死無葬身之地  
正是

僮僕人家不可無

豈知種了不良徒

分明一段蹺蹊事

瞞着堂堂大丈夫

此時周氏叫小二到床前便道小二你來你來我和  
你喫兩盃酒今夜你就在我房裏睡罷小二道不敢  
周氏罵了兩三聲蠻子雙手把小二抱到床邊挨肩  
而坐便將小二扯過懷中解開主腰兒教他摸胸前  
麻團也似白奶小二淫心蕩漾便將周氏臉樓過來  
將舌尖兒度在周氏口中任意快樂周氏將酒篩下  
兩個喫一個交盃酒兩人合喫五六盃周氏道你在  
外頭歇我在房內也是自歇寒冷難熬你今無福不  
依我的口小二跪下道感承娘子有心小人亦有意  
多時了只是不敢說今日娘子擡舉小人此恩殺身



難報二人說罷解衣脫帶就做了夫妻一夜快樂不必說了天明小二先起來燒湯洗碗做飯周氏方起梳粧洗面罷喫飯正是

少女少郎

情色相當

却如夫妻一般在家過活左右隣舍皆知此事無人聞管却說高氏因無人照管門前酒店忽一日聽得聞人說周氏與小二通姦且信且疑放心不下因此教洪大工去與周氏說且搬回家省得兩邊家火周氏見洪大工來說沉吟了半晌勉強回答道既是大娘好意今晚就將家火搬回家去洪大工得了言

自回家了周氏便叫小二商量今大娘要我搬回家去料想違他不得只是你却如何小二答道娘子大娘家裡又無人小人情願與大娘家送酒走動只是一件不比此地不得與娘子快樂了不然就今日拆散了罷說罷兩個撲抱着哭了一回周氏道你且安心我今收拾衣箱什物你與我挑回大娘家去我自與大娘說留你在家暗地裏與我快樂且等丈夫回來再做計較小二見說纔放心歡喜回言道萬望娘子用心當日下午收拾已了小二先挑了箱籠來捱到黃昏洪大工提個燈籠去接周氏周氏取具鎖鎖

了。次則周小二回家，正是

飛蛾撲火，身須喪。

蝙蝠投竿，命必傾。

當時小二與周氏到家，見了高氏。高氏道：「你如今回到家，一處住了，如何帶小二回來，可不打發他去了？」周氏道：「大娘門前無人照管，不知留他在家使喚。待等丈夫回時，打發他來。」高氏是個清潔的人，心中想道：「在我家，我自照管着他，有甚草草麻線，遂留下教他看店討酒錢，一應都會得，不覺又過了數月。」周氏雖和小二有情，終又不比自往之時，兩個任意取樂。一日，周氏見高氏說起小二諸事勤謹，又本分

便道：「大娘何不將大娘招小二爲婿，却不便當？」高氏聽得大怒，罵道：「你這個賤人，好沒志氣！我女兒招個傭工人爲婿，周氏不敢言語，喚高氏罵了三四日。高氏只倚着自身正，大舍不思。周氏與他通姦，故此要將女兒招他，若還思量此事，只消得打發了小二出門。後來不見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獄滅門之事。且說小二自三月來家，古人云：『一年長工，二年家公，三年太公。』不想喬俊一去不回，小二在大娘家一年有餘，出入房室諸事，托他便做。喬家公欺負洪二，或早或晚，見了玉秀，便將言語調戲他。不則一日，不想玉秀被

這小二姦騙了其事周氏也知只瞞着高氏似此又過了一月其時是六月半天道大熱玉秀在房內洗浴高氏走入房中看見女兒妳大喫了一驚待女兒穿了衣裳叫女兒到面前問道你喫何人弄了身體這妳大了你姦上實說我便饒你玉秀推托不過只得實說我被小二哄了高氏跌脚叫苦這事都是這小婆娘做一路壞了我女孩兒此事恁生是好欲待聲張起來又怕曠動人知苦了女兒一世之事當時沉吟了半晌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只除害了這蠻子方纔免得人知不覺又過了兩月忽值八月中秋日

到高氏叫小二買些魚肉果子之物安排家宴當晚高氏周氏玉秀在後圍賞月叫洪三和小二別在一邊喫高氏至夜三更叫小二賞了兩大碗酒小二不敢推辭一飲而尽不覺大醉倒了洪三也有酒自去酒房裏睡了這小二只因酒醉中了高氏計策當夜便是

東嶽新添枉死鬼

陽間不見少年人

當時高氏使女兒自去睡了便與周氏說我只管家  
事買賣那知你與這蠻子通姦你兩箇做了一路故  
意教他姦了我的女兒丈夫回來教我怎的見他分

說我是個清白的人，如今討了你來，被你玷辱，我的門風如何是好？我今與你只得沒奈何，害了這蠻子性命，神不知鬼不覺，倘丈夫回來，你與我女兒俱各免得出醜，各無事了。你可去將條索來。周氏初時不肯，被高氏罵道：「都是你這賤人，與他通姦，因此壞了我女兒，你還戀着他。」周氏喫罵得沒奈何，只得去房裏取了麻索，遞與高氏。高氏接了，將去小二頸項下一絞，原來婦人家手軟，縛了一個更次，絞不死。小二喊起來，高氏急了，無家火在手邊，教周氏去竈前提把劈柴斧頭，把小二腦門上一斧，腦漿流出，死

了。高氏與周氏商量好，却好了這死屍，須是今夜落便好。周氏道：「可叫洪三起來，將塊大石縛在屍上，馱去丟在新橋河裏水底去了。」待他屍首自爛，神不知鬼不覺。高氏大喜，便到酒作坊裏，叫起洪三來，大工走入後園，看見小二屍首，道：「法除了這害，最好，倘留他在家，大官人回來，也有老大的口面。」周氏道：「你可趁天未明，把屍首馱去新河裏，把塊大石縛住，墜下水裏去。若到天明，倘有人問時，只說道：小二偷了我家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他家一向又無人往來的料，然沒事。」洪三馱了屍首，高氏將燈照出

門去。此時有五更時分，洪大王駛到河邊，掇塊大石，綁縛在屍首上，丟在河內，直推開在中心裡。這河有丈餘深水，當時沉下水底去了。料道永無踪跡。洪大王回家，輕輕的關了大門。高氏與周氏各回房裏睡了。高氏雖自清潔，也欠些聰明之處，錯幹了此事。既知其情，只可好好打發了小二出門便了。于不合萬不合，將他絞死。後來却被人首告，打死在獄，滅門絕戶。悔之何及。且說洪大王睡至天明起來，開了酒店。高氏依舊在門前賣酒，玉秀眼中不見了小二，也不見周氏。自言自語，假意道：「小二這廝無禮，偷了我」

飾物件，夜間逃走了。玉秀自在房裏，也不問他那降舍也不管他家小二在與不在。高氏一時害了小二性命，疑決不下。早晚心中只恐事發，終日憂悶。過日正是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武林門外清湖關邊有個做靴的皮匠，姓陳名文，渾家程氏五娘，夫妻兩口兒，止靠做靴鞋度日。此時是十月初旬，這陳文與妻子爭論，一口氣走入門裏，滿橋邊皮市裏買皮。當日不回，次日午後也不回。程五娘心內慌起來，又過了一夜，亦不見回。獨自一

個在家煩惱將及一月並無消息這程五娘不免走入城裏問訊遂到皮市裏來問賣皮店家皆言一月前何曾見你丈夫來買皮莫非死在那裡了有多口道你丈夫穿甚衣服出來程五娘道我丈夫頭戴萬字頭巾身穿着青絹一口中一月前說來皮市裏買皮至今不見信息不知何處去了衆人道你可城內各處去尋便知音信程五娘謝了衆人遶城中逢人便問一日並無踪跡過了兩日喫了早飯又入城來尋問不端不正走到新橋上過正是事有湊巧物有偶然只見河上有人喧哄說道有個人死在河

身上穿領青衣服泛起在橋下水面上程五娘聽得說連忙走到河岸邊分開人衆一看時只見水面上漂浮一個死屍穿着青衣服遠遠看時有些相像程氏便大哭道丈夫緣何死在水裏看的人都呆了程氏又哀告衆人那個伯伯肯與奴家拽過我的丈夫屍首到岸邊奴家認一認看奴家自奉酒錢五十貫當時有一個破落只叫做王酒酒專一在街市上幫閒打哄賭騙人財這廝是個潑皮沒人家理他當時也在那裏看聽見程五娘許說五十貫酒錢便說道小娘子我與你拽過屍首來岸邊你認看五娘哭

罷道若得伯伯如此深恩難報這王酒酒見隻過往船便跳上船去叫道稍工你可任一住等我替這個小娘子拽這屍首到岸邊當時王酒酒拽那屍首來王酒酒認得喬家董小二的屍首口裏不說出來只教程氏認看只因此起有分教高氏一家死于非命正是

鬧裏鑽頭熱處歪

遇人猛惜愛錢財

誰知錯認屍和首

引出冤家禍患來

此時王酒酒在船上將竹篙推那屍首到岸邊來程氏看時見頭面皮肉却被水浸壞了全不認得看身

上衣服却認得是丈夫的模樣號號大哭哀告王酒酒道煩伯伯同奴去買口棺木來盛了却又作計較王酒酒便隨程五娘到褚堂伴作李團頭家買了棺木叫兩個火家來河下撈起屍首盛於棺內就在河岸邊存着那時新橋下無甚人家住每日止有船隻來往程氏取五十貫錢謝了王酒酒王酒酒得了錢一逕走到高氏酒店門前以買酒爲名便對高氏說你家緣何打死了董小二丟在新橋河內如今泛將起來你道一場好笑那里走一個來錯認做丈夫尸首買具棺木盛了改日却來埋葬高氏道王酒酒你

莫胡言亂語我家小二偷了首飾衣服在逃追獲不着那得這話王酒酒道大娘子你不要賴瞞了別人不要瞞我你今送我些錢鈔買求我我便任那婦人錯認了去你若白賴不與我我就去本府首告叫你喫一場人命官司高氏聽得便罵起來你這破落戶千刀萬剮的賊不長俊的乞丐見我丈夫不在家今來詐我王酒酒被罵大怒而去能殺的婦人到底無志氣胡亂與他些錢鈔也不見得弄出事來當時高氏手不合萬不合罵了王酒酒這一頓被那厮走到海寧郡安撫司前叫起一州來安撫相公正坐廳上押

文書叫左右喚至廳下問道有何屈事王酒酒跪在廳下告道小人姓王名青錢塘縣人今來首告隣居有一喬俊出外爲商未回其妻高氏與妾周氏一女玉秀與家中一僱工人董小二有姦情不知怎的緣故把董小二謀死丟在新橋河裏如今泛起小人去與高氏言說反被本婦百般辱罵他家有個酒大工叫做洪三敢是同心謀害的小人不其因此叫屈望相公明鏡昭察安撫聽罷着外郎錄了王青口詞押了公文差兩個牌軍押着王青去捉拿三人并洪三火急到廳當時公人巡到高氏家捉了高氏周氏王



秀洪三四人關了大門取鎖鎖了同到安撫司廳上一行人跪下相公是蔡州人姓黃名正大爲人好狡貪濫酷刑問高氏你家董小二何在高氏道小二撈物在逃不知去向王青道要知明白只問洪三便知分曉安撫遂將洪三拖翻拷打兩腿五十黃荆血流滿地打熬不過只得招道董小二先與周氏有姦後擲回家姦了玉秀高氏知覺恐丈夫回來辱滅了門風于今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夜賞月教小的同小二兩個在一邊喫酒我兩個都醉了小的怕失了事自去酒房內睡了到五更時分只見高氏周氏來酒房

門邊叫小的去後園內只見小二屍首在地教小的駢去丟在河內去小的問高氏因由高氏備將前事說道二人通同姦騙女兒倘或丈夫回日怎的是好我今出于無奈因是趕他不去又怕說出此情只得用麻索絞死了小的是個老實的人說道看這廝忒無理也祛除了一害小的便將小二屍首駢在新橋河邊用塊大石縛在他身上沉在水底下只此便是實話安撫見洪三招狀明白點指畫字二婦人見洪三已招驚得魂不附體玉秀抖做一塊安撫叫左右將三個婦人過來供招玉秀只得供道先是周氏

與小二有姦，毋高氏收拾回家，將奴調戲，奴不從，後來又調戲，奴又不從，將奴強抱到後園，奸騙了。到八月十五日，如果喫酒賞月，毋高氏先叫奴去房內睡了，並不知小二死亡之事。安撫又問周氏：你既與小二有姦，緣何將女孩兒壞了？你好好招承，免至受苦。周氏兩淚交流，只得從頭一一招了。安撫又問高氏：你緣何謀殺小二？高氏抵賴，不過從頭招認了，都押下牢監了。安撫俱將各人供狀立案。次日差縣尉一人帶領伴作行人，押了高氏等去新河橋下檢屍。當日開動城裏城外人都得知，男子婦人挨肩擦背，不

計其數，一齊來看，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傳千里

却說縣尉押着一行人，到新橋下，打開棺木，取出屍首，檢看明白，將屍放在棺內。縣尉帶了一班人回話，董小二屍雖是斧頭打碎頭門，麻索絞痕見在。安撫叫左右將高氏等每人各打二十下，都打得昏暈復醒，取一面長枷，將高氏枷了。周氏、玉秀、洪三俱用鐵索鎖了，押下大牢內監了。土青隨衙聽候，且說那皮匠婦人也知得錯認了，再也不來哭了。思量起來，一場惶恐幾時，不敢見人。這話且不說，再說玉秀在牢

中湯水不喫次日死了又過了兩日周氏也死了  
三看看病重獄卒告知安撫安撫令官醫醫治不痊  
而死止有高氏渾身發腫捧瘡疼痛熬不得飯食不  
喫服藥無用也死了可憐不勾半個月日四個都死  
在牢中獄卒通報知府與吏商量喬俊又不回家妻  
妾在家謀死人命本該償命兇身人等俱死具表申  
奏朝廷方可決斷不則一日聖旨倒下開讀道兇身  
俱已身死將家私抄扎入官小二屍首又無苦主親  
人來領燒化了罷當時安撫即差吏去打開喬俊家  
大門將細軟錢物盡數入官燒了董小二屍首不在

話下却說喬俊合當窮苦在東京沈瑞蓮家全然不  
知家中之事住了兩年財本使得一空被虔婆常常  
發語道我女兒戀住了你又不能接客忘的是了你  
有錢鈔將些出來使用無錢你自離了我家等我女  
兒接別個客人終不成餓死了我一家罷喬俊是個  
有錢過的人今日無了錢被虔婆趕了數次眼中淚  
下尋思要回鄉又無盤纏那沈瑞蓮見喬俊淚下也  
哭起來道喬郎是我苦了你我有些日前遺下的零  
碎錢真你些做盤纏回去了罷你若有心到家取得  
些錢再奉走一遭喬俊大喜當晚收拾了舊衣服打

了一個衣包、沈行首取出三百貫文、把與喬俊、打在包內、別了虔婆、駝了衣包、手提了一條棍棒、又辭了瑞蓮、兩個流淚而別、且說喬俊於路搭船、不則一日、來到北新關、天色晚了、便投一個相識船主人家宿歇、明早入城、那船主人見了喬俊、喫了一驚、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去了、只管不回、你家中小娘子周氏、與一個僱工人有姦、大娘子取回一家住了、却又與你女兒有姦、我聽得人說、不知爭姦也是怎的、大娘子謀殺了僱工人、酒大工洪三將屍丟在新橋河內、有了兩個月、尸首泛將起來、被人首告在安撫司、

捉了大娘子小娘子、你女兒并酒大工洪三到官、打不過、只得招認、監在牢裏受苦、不過如今四人都死了、朝廷文書下來抄扎你家財產入官、你如今投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却似

分開八片頂哩骨

傾下半桶冰雪來

這喬俊驚得呆了半日、語言不得、那船主人排些酒飯與喬俊喫、那裏動不得、兩行珠淚如雨、收不住、哽咽悲啼、心下思量、今日不想我悶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如何是好、番來覆去、過了一夜、次日黑早起來、辭了船主人、背了衣包、急急奔武林門來、到着自家

對門一個古董店、王將仕門首立了、看自家房屋、俱拆沒了、止有一片荒地、却好王將仕開門、喬俊放下衣包、向前拜道、老伯伯、不想小人不回家中、如此模樣、王將仕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不回喬俊道、只爲消折了本錢、歸鄉不得、並不知家中的消息、王將仕邀喬俊到家中、坐定、道、賢侄聽老身說、你去後家中、如此如此、把從頭之事、一一說了、只好笑、一個皮匠婦人、因丈夫死在外邊、到來錯認了屍、却被王酒酒那廝首告、害了你大妻小妾女兒、并洪三到官、被打得好苦惱、受疼不過、都死在牢裡、家產都抄孔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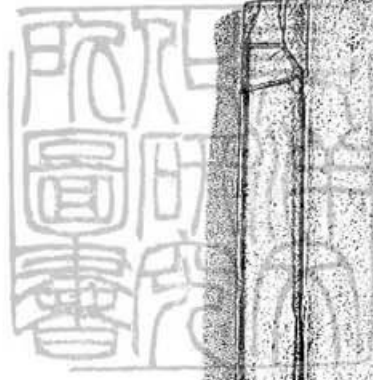
牢了、你如今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兩淚如傾、辭別了王將仕、上南不是、落北又難、嘆了一口氣道、罷罷罷、我今年四十餘歲、兒女又無、財產妻妾俱喪了、去投誰的是好、一逕走到西湖上第二橋、望着一湖清水、便跳投入水下而死、這喬俊一家人、口深可惜哉、却說王青這一日、午後同一般破落戶、在西湖上閒蕩、剛到第二橋坐下、大家商量湊錢出來買碗酒喫、衆人道、還勞王大哥去買、有些便宜、只見王酒酒接錢在手、向西湖裏一撒、兩眼睜得圓、滴溜口中、大罵道、王青那董小二、奸人妻女、自取其死、與你何干、你只

爲詐錢不遂害得我喬俊好苦一門親丁四口死無  
葬身之地今日須還我命來衆人知道是喬俊附  
體替他磕頭告饒又見王青打自己把掌約有百餘  
罵不絕口跳入湖中而死衆人傳說此事都道喬俊  
雖然好色貪淫却不會害人今受此慘禍九泉之下  
怎放得王青過這番索命亦天理之必然也後人有  
詩云

喬俊貪淫害一門  
王青毒害亦亡身  
從來好色亡家國  
豈見說書誤殺人

第十三卷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